

“太行天池—漳泽湖”主题征文作品选登

一次深入心灵的邂逅

□ 陈海燕

与漳泽湖的相遇，缘自一张照片。

那是2024年6月的一个周日，出差路过长治，想起一位姓张的朋友在王庄煤矿工作，便发信息问她能否见一面。她回复说中午才能过来，并附言“先推荐个好地方，你先打车去转转，保证值得一去。”

一张照片随后发过来——蓝天碧水的背景下，芦苇摇曳，鹭鸟低飞，像一幅会呼吸的画。

走出车站，暑气如热浪翻滚。我匆匆吃了点东西，便在网上搜索——“漳泽湖”，词条显示这里风景优美、适宜休闲徒步、又是天然氧吧、候鸟栖息地……对于一个喜静又爱徒步的人来说，这些词像夏日的凉风，把暑气都冲淡了。我立刻打车出发。

司机一听我不是本地人，便热情地介绍被称为“太行天池”的漳泽湖，这是长治的生态“绿肺”。

湿地公园门前，“漳泽湖国家城市湿地公园”几个大字映入眼帘。再往前，绿意便扑面而来，空气里混着水汽和植物的清香，把市区的喧嚣与燥热瞬间隔绝。正午的阳光被层层树叶滤成斑驳的光影，落在脚下。

我沿着主路信步向前，路过游客中心，没有停留，只想用脚步丈量这片宁静。

入口不远处左边草地上，几顶彩色帐篷像大蘑菇点缀其间，不时传来孩子的笑声，他们奔跑、放风筝、野餐。假日的热闹与温馨在眼前铺展开来，我走过去找了个树荫坐下，看几个孩子躺地上打滚，忽然觉得，这样的热闹真好。

歇了片刻，我继续前行，路过“二十四桥”的指示牌时，我停了下来。想起杜牧的“二十四桥明月夜，玉人何处教吹箫”，便不自觉地买了船票。工作人员介

绍，二十四桥是湿地公园代表性景观，有古式的平桥、拱桥、栈桥，也有现代化高架桥，它们串联起73座景观岛。每座桥都有各自的意蕴，比如知春桥，取自古琴曲《阳春》的意境，桥栏上刻着“上党八音会”的乐器图案；再比如神农桥，就暗合神农尝百草的故事；还有荷风桥，桥下有一大片荷塘，六、七月时候，只要站在桥上，便有了古人清雅的风骨。再比如鹊桥、赤鲤桥、鹿鸣桥，长治的文化仿佛在这绿水与小桥间静静流淌。

拐进一条游人稀少的小径，碎石铺就的路旁，芦苇和菖蒲高过人头，形成一道蜿蜒的绿色屏障。耳边只剩下风吹树梢的“沙沙”声、湖水轻拍岸边的“汨汨”声，以及鸟儿清亮的鸣啭。空气里植物香气愈发浓郁，带着水边特有的微甜湿润，深吸一口，沁人心脾。

穿过一大片芦苇荡，很快到了游船码头，眼前豁然开朗——阳光在午后的湖面上耀动着，一直延伸到水天相接处。近岸是清澈的浅绿，水草柔曼；稍远是沉静的蔚蓝，倒映流云；湖心则是深邃的墨绿，像一片无垠的梦境。偶尔有白鹭掠过水面，或静立浅滩，为这幅静谧的画卷添上灵动的一笔。

沿着临水步道慢行，脚步声在地面上轻轻回响。湖风带着凉丝丝的水汽拂来，驱散了最后一丝暑热。我走得很慢，思绪像湖面的波纹，时而聚拢，时而散开。偶遇陌生的植物，就用“识花君”识别一番。直到走上“彩虹桥”，倚着栏杆远眺，湖对岸的城市楼宇只剩淡淡轮廓，如水墨画里的背景。此刻，占据全部感官的，唯有天与地、水与风。时间仿佛放慢了速度，甚至有了柔软的质感。那一刻，我仿佛真的成了一个自在的人。工作的压力、旅途的劳顿，在这浩渺的湖

水与无边的绿意间，被一点点温柔地包裹、溶解，只剩下一颗安静的心。

再看朋友的那张照片，眼前的实景比之更生动辽阔。她果然没骗我——这里像一块被时间遗忘的翡翠，嵌在城市边缘。湖风拂面，似乎带着一份厚重的故事。漳泽湖的静谧，不只是自然的馈赠，也是人与土地相互塑造的绵长诗篇。喧嚣与宁静，汗水与绿意，在时间的河流里，最终化作眼前这片动人的湖光山色，滋养着后来者的眼睛与心灵。

手机震动，是朋友的信息：“我下班了，刚上车。你还在漳泽湖吗？我这就来找你。”

我回了一个定位，并写道：“不着急，你慢慢来。这里太美了，我想多待一会儿。”

站在“彩虹桥”上，我继续享受这片刻的闲暇。湖面上多了几艘游船，划开平静的水面，荡起长长的涟漪，并未打破宁静，反而增添了几分生气。阳光渐渐西斜，给湖面、芦苇和远山镀上一层温暖的金边，景色又换了一种韵味。

半小时后，熟悉的喊声从桥那头传来。我回头，朋友大步走来，脸上带着久别重逢的喜悦。我们用力握手、拥抱。“怎么样，没骗你吧？这可是我们长治的‘绿肺’。”她的语气里满是自豪。

“何止没骗我，简直是惊喜。”我说，“没想到城市边上，竟藏着这样一片世外桃源。”

我们并肩沿湖而行，我分享着一路的见闻，她则如数家珍地讲述漳泽湖的四季变化、生态保护，以及日常骑行遇到的趣事。夕阳将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，融入湖边渐浓的暮色里。鸟鸣愈加欢腾，归巢的鹭鸟成群掠过头顶。

那晚，我们在漳泽湖边一家安静的餐馆，找了个临窗的位置，吃着新鲜的湖鱼和本地菜，聊起往事与近况。窗外的漳泽湖渐渐沉入夜幕，只剩点点渔火与星光倒映在墨色的水面。朋友说，她小时候，这湖还没这么清，后来一点一点治，才有了现在的样子。“你看这水，养人。”

是啊，真养人。与漳泽湖的相遇，始于一张偶然的照片，却像湖面上突然掠过的一只白鹭，成了一次深入心灵的邂逅。它用浩渺的水光和温柔的绿意教会我，日子再忙，也得停下来，等一等自己——等心跳跟上脚步，等眼睛追上风景，等风把心里的灰吹干净。感谢这次不曾预约的旅行，让我意外收获了一片宁静的天地，和一段被自然与友情治愈的时光。

穿越历史而来的风景

□ 陈裕

六亿年前的太行山还是一片汪洋，频繁的造山运动，让太行山拔地而起，形成了如今巍峨的一众山岭。而温暖湿润的气候，带来了诸多降水，河流便孕育而生。漳泽湖就是在这样地理环境下的产物。它是在太行山上最大的淡水湖，壮阔而潋滟，具有独特的江南风韵，携带着深厚的文化积淀，被美誉为“太行天池”。

从太行山脉流淌的河水，悠悠地汇聚、流淌，最终雕琢出了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——长治。这座深藏于太行山脉怀抱中的上党古城，繁衍着众多太行子民，人们开凿通渠，围水成湖，梳理着这一方水土。

古籍《山海经》《水经注》等记载称“漳水出焉，东流注于河”，可见，漳泽湖所依附的浊漳河在上党盆地腹部冲积形成天然湖泊，成为区域水资源的重要储存地。漳泽湖上游的发鸠山是“精卫填海”故事的发源地。传说炎帝之女女娃溺亡于东海后化为精卫鸟，常衔西山木石以填东海，而漳水正发源于此，这一传说赋予了漳泽湖深厚的文化寓意，成为中华民族坚韧不拔精神的象征。

上古时期，炎帝部落在漳水之畔繁衍生息，这里被视为华夏农耕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。神农尝百草、炎帝播谷等传说，反映了早期人类对自然的探索和对农业生产的重视，漳泽湖周边的自然环境为古代先民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基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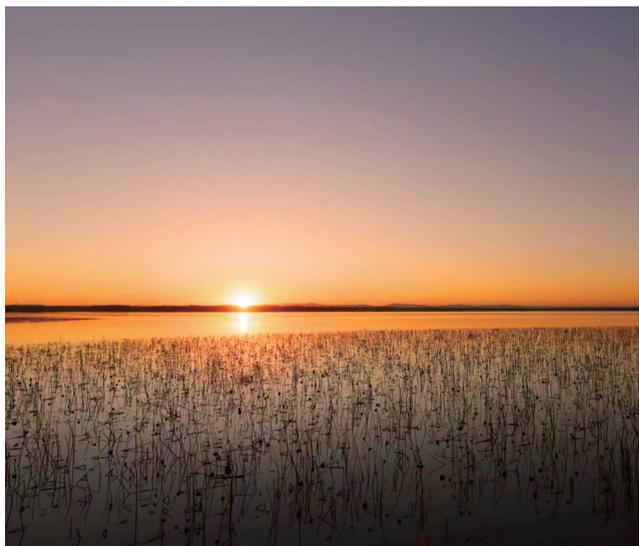
湖岸周边分布着众多历史遗迹，如潞州区壁头村的壁头遗址，见证了仰韶文化的繁荣；张祖村因张果老传说而闻名，村中保存着八仙庙、栖霞观等古迹，延续着民间文化的传承。这些遗迹共同构成了漳泽湖周边丰富的人文历史脉络。

有人说，欣赏漳泽湖的美景，最好是清晨。因而我早早起床，踏足湖边。只见，一片薄雾如轻纱，笼罩着万顷碧波。眼前，一半是沉静的绿，一半是缥缈的白，白绿相间的色彩，大有相互缓缓融合之势。湖面如镜，将天空的流云、岸边的翠竹尽数揽入怀中。这一刻的漳泽湖，宛如仙境。它似神话里的瑶池，又似女娲补天遗落的琉璃，更似神农氏耕稼时映照心田的明镜。洁白的雾气氤氲开去，弥漫在湖畔，仿佛天地初开时最纯粹的呼吸。

天越来越亮了，雾气在飘散。褪去朦胧的美，光艳的漳泽湖换了一副容颜。此时，大自然的纯朴，减弱了三分，呈现在我眼前的是人间精心培育的江南园林。这湖中之景，接天莲叶无穷碧，粉嫩的荷花在微风中摇曳生姿，远处是连绵起伏的万亩芦苇荡，随风袅娜，发出“沙沙”声响，如同大地低语。二十四座形态各异的石桥如珠链般串联起七十三座小岛，汉白玉的栏杆上，雕刻着“女娲补天”“精卫填海”等神话故事图案，游人行走于此，仿佛每一步都踏在历史的脉搏上。

行走于漳泽湖的周边，我窥见了城市的脉搏，山水相依是城市经济发展的，人脉涌动的根基。方圆近六千公顷的湿地，涵养着万千生灵。黑鹤展翅，天鹅引颈，上百种候鸟在此栖息繁衍，鱼儿在清澈见底的水中嬉戏，构成一幅和谐共生的画卷。这怡人的景象，并非天赐。曾几何时，污水横流，生态退化。为改善生态环境，长治人民开始了封闭保护：退村、退企、退渔，还湖、还湿、还草。他们用双手，将劣V类的死水，净化为准IV类乃至目标III类的活水，让汨汨清流重新汇入漳河。

环境治理下的每一条河流，每一寸土地，以及一草一木，被赋予了生机勃勃的活力。重新认知了生态保护的长治人，扮靓了湖光山色，实现了水清河晏。来湿地公园走一走，二十四桥的明艳、漳泽湖的泓阔、“太行江南”的美誉定会让远方的客人停下脚步，不舍离开。看那河湖两岸，土地上绿意盎然，长治，这座城市正在现代化建设中，成为游客心中的“诗与远方”。



漳泽夕照 本报记者 刘栋 摄

